

第十五章 略帶腥味的海風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微鹹微濕微冷的風從海麵上刮了過來，讓範閑的臉頰一片冰冷，他冷冷地看著台下這群密密麻麻的兵士，內心深處卻是漸趨平靜。

處置水師一事，最關鍵，最危險的時候，其實便是昨天夜裏，到了白天，最危險的時候已經過去了，他並沒有什麼太過擔心的。

那些不了解內情的將領與州官，都以為欽差大人隻是先褒後貶，馬上就會對水師提督常昆進行最慘無人道的攻擊，在煌煌日頭之下，向水師將士們說明常昆此人的喪心病狂，以及朝廷對他的處置意見，所以等他們真地聽到了範閑接下來的話後，不免震驚無比於小範大人沒有開始鞭屍。

範閑的聲音，在闊大的操場上傳的極遠，他隻是溫和且悲痛地回憶著水師提督常昆為慶國所做出的豐功偉績，隻是表彰著那個死人，表情沉痛，眼神真摯，而根本沒有提到一荏東海小島之事以及水師與東夷城內外勾結之事。

吳格非與那位老秦家的三號將領互視一眼，然後緩緩偏過頭去，昨天夜裏範閑就已經向這幾位重要人物傳達了宮裏的意思，所以他們並不奇怪。

常昆乃是一品提督，而他背後那隻手究竟是誰，並沒有獲得有力的證據，雖然知道長公主的君山會在其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，但在當前的情況下，朝廷不願自曝其短，不願意明典正刑地將常昆打倒在地。

一位一品大員，一位軍方重臣，卻與海盜勾結。裏通外敵，這個事實一旦傳遍天下，慶國朝廷的臉往哪兒擱？陛下的那張老臉往哪兒擱？

要的隻是常昆永遠不能再在膠州水師裏搞東抽西，至於他死之後地道德評價。慶國皇帝與範閑其實都不怎麼在乎，能夠用最代價完成這件事情，才是第一位的任務。

當然，這口惡氣想必皇帝陛下是咽不下去的，隻等再過些日子，京都情勢大定，皇帝將那些膽敢在背後搞小動作的家族們一掃而空，常昆自然還是會被從墳墓裏挖將出來，銼骨揚灰，身敗名裂。

一通讚揚說完之後。範閑地臉已經冷的像海水裏的石頭一樣，臉色難看的不行。

“昨夜本官初至膠州，本欲與提督大人密談。要徹查水師一部與海匪勾結一事...孰不知，大人容貌未見，斯人已去。是誰，敢如此喪心病狂於提督府之中縱凶殺人？是誰，敢搶在朝廷調查案情之前。用這種猖狂的手段進行抵抗？是誰，試圖在事發之後，殺死整座提督府內的官員將軍。以圖滅口？是誰，在昨天夜裏暗中調動水師，煽動軍心，意圖調起**，占據膠州，想將這一切的黑暗都吞噬在血水之中？”

“是誰...？”

（是誰太累，下略）

...

昨天夜裏水師營地裏確實有異動，而且流言也一直在流傳，但直到今日高台之上欽差大人細細講來。這些水師官兵們才知道，提督大人常昆竟不是被朝廷逼死，而是被人買凶殺死。而水師當中竟然有些將領敢與海盜勾結，敢暗中對抗朝廷！

自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，至少常昆與黨驕波的親信不會相信，所以場下的兵士中漸漸噪動起來，有人開始喊道：“黨將軍在哪裏？黨將軍在哪裏！”

又有人喊道：“哪裏來的海盜？”

群情激憤，士兵易挑，人群漸漸往高台前方擁擠過來。

範閑麵色平靜，微微一笑。

許茂才向台下自己地親信使了個眼色，那些夾雜在兵士中的校官們眼珠子一動，便開始高聲喊道：“替提督大人報仇！殺死那個王八蛋的！”

王八蛋究竟是誰，上萬兵弁們並不清楚，但這樣一喊，卻恰好契合了水師官兵們悲憤壓抑地氣氛，於是漸漸喊聲合一，聲震海邊天際，卻有意無意間，將那些心懷鬼胎，不甘心受縛而死的軍中將領們的挑拔壓了下去。

範閑平舉雙手，微微一摠，麵色陰沉說道：“天無眼，天有心，那些喪心病狂的歹徒，昨夜已然成擒，案結之後，自然明正典刑，以祭奠提督大人在天之靈。”

“是誰？”水師官兵們麵面相覷，都在紛紛猜測著是軍中哪位居然有這麼大的膽子，看著高台之上比往日少了幾個將領，有些聰明地人漸漸猜到了少許。

果不其然，範閑接下來念到的幾個人的名字，都是水師之中往日地位尊崇地幾位將領，黨驍波的名字赫然列在其首。

高台之上的聲音十分清楚地告訴這一萬人，正是水師中的這幾位將領，充當了老鼠屎這種角色。

...

說話間，從台子右後方被押上來了五位渾身是血的將領，這幾位正是昨天夜裏在提督府對範閑發難的那幾人，此時這些人麵色慘白，精神頹喪，受刑之後連站都站不穩了，直接跪在了範閑的身前，也不知道監察院使了什麼手段，這些人雖然麵有陰狠不忿之色，卻是根本無法張嘴喊冤。

台下的上萬將士同時間安靜下來，用複雜至極的眼神，看著台上这一幕，看著那些平日裏高高在上地將領們，跪在自己的眼前，頭顱低垂，亂發糾血不飛，淒慘無比。

死一般的安靜，範閑看著这一幕，手負在身後，做著準備握拳的手勢。

果不其然，安靜的士兵當中忽然發出一聲尖銳的喊叫出來：“提督大人是台上那些人殺的！奸臣幹軍！黨將軍冤枉！”

黨驍波自有心腹，往東海去的部隊由上至下自有想法，都明白这一幕針對的是什麼，自然不會甘願就看著事情按照欽差大人地安排繼續下去。隨著這一聲喊。馬上又有幾個聲音喊了出來，充滿了憤怒與仇恨，將矛頭對準了台上的範閑與其餘的將軍官員。

這些人都是常昆與黨驍波的嫡係，中下層地校官總是極能影響自己手下的官兵。如此一喊，台下頓時亂了起來，本來被流言弄的有些人心惶惶的水師官兵們更不知道該信誰的了，而足足有上千名官兵開始往前去擠。

範閑眯著眼睛，盯著那邊，隻是盯著那幾個領頭喊話的人，然後將負在身後的手一緊，握成了拳頭。

站在他身後的那位三號將領麵色一點，被範閑逼迫著下了決心，因為他也清楚。如果真的一旦嘩變，自己站在台上，也隻有被撕成碎片的份兒。

於是他站到了範閑地身邊。雙眼精光一射，暴怒喝道：“****，要造反嗎？連欽差大人和我們的話都不信！”

這位雖然來水師不久，但畢竟地位在哪裏，他一聲喝出去。下麵地情況稍微好些，但依然還是潛伏著危險的誘因，那些黨驍波的心腹依然潛在暗處。不停地挑唆著，高聲辱罵著。

便在此時，許茂才也隨著範閑的手勢，用眼神下達了第二個命令。

台下的官兵當中馬上多出了一種不一樣地聲音。

“殺死黨驍波！替提督大人報仇！”

...

隻喊了一聲，並沒有形成滾雷一般的聲勢，但範閑已是溫和地笑了，很和藹地聽從了民意，向身邊點了點頭。

洪常青與幾名麵色異常難看的水師將領走到了範閑地身邊，拔出身畔配著的直刀。一腳踏在那些常昆的親信將領後背，將這些犯將蹬倒在地，然後一刀砍下。

哐哐四聲響，鋒利的刀砍進了那些壯實的頸柱，破開皮，劃開肉，放出血，斷掉骨，讓那頭顱離開了身軀，在高台之上骨碌碌滾著，噴出一大灘的鮮血。

無頭的水師將領身軀在高台之上彈動抽搐片刻，便歸於安靜，歸於死亡。

台上台下再次陷入安靜，下方的水師官兵們目瞪口呆看著這一幕...心想，就這麼死了？案子都還沒有，欽差大人就這麼把這幾位將領給殺了？

範閑皺眉看著腳下不遠處的鮮血，與自己身邊不遠處沉重呼息，麵色慘喪地黨驍波，旋即抬起頭來微笑說道：“滿足你們的願望，不過黨驍波乃是首惡，要押至京都...隻怕要送他一個凌遲，才能讓提督大人瞑目。”

這話有些無恥，但是台下的水師官兵們卻不這樣認為，隻是看著台上那個穿著華貴官服的年輕人，感到了一股由內心深處湧起來的惡寒。

其實水師官兵們不是傻子，他們是不會相信黨偏將會殺死常提督，一來沒有那個理由，二來誰都知道這二人之間親密的關係。但是此時四顆人頭擺在台上，眾人清楚，欽差大人是敢殺人，願意殺人的，常提督已死，黨驍波已伏，就算是朝廷在做清洗，可是自己這些當小兵的，又沒有跟著這兩位大人撈多少好處，能做什麼？

難道真的一湧而上將高台上的欽差大人殺死，然後落草為寇，與整個天下為敵？

有血性，不代表就是獸性，就不會用腦子思考問題，所以台下的上萬官兵沉默了，包括那些先前還在意圖煽起暴動的校官們都沉默了，將自己的身子低了低，想著要怎樣才能偷偷地逃出水師。

...

殺人立威，範閑滿意地看著台下，知道許茂才的話果然是對的。

然而事情還沒有完，台上依然有黨驍波的心腹，有常昆的死黨，不把這些人揪出來，膠州水師如何能稱安寧？

範閑站在高台上說道：“昨夜，水師有人得了黨驍波的密令，意圖領軍攻城，這種喪心病狂的謀逆行為，自然是不能輕饒的。”

話音一落，營外馬蹄之聲如風雲一般傳來。所有的人都偏轉身子，緊張地看著那裏。

一群渾身黑甲地騎兵由小坡之上疾馳而下，硬弩在鞍，厲刀在腰。一手控韁，一手提著麻袋，以世上罕見的馭術來到了水師營中，帶起一股煙塵，三分幽冥之意。

黑騎！

水師官兵們還是第一次看見這傳說中殺人如麻，暗行如鬼的慶國最強騎兵之一，紛紛驚呼起來，更不明白這些人來這裏是做什麼，如果是來殺人的，這一百騎地人數未免也太少了些。

百騎黑騎駛至高台之下。立於馬上對範閑行了一禮，然後將手中的麻袋扔到地上，一並馬腹。沿著高台行了兩個半圓，分列於高台兩側。

同一時間，水師營帳左後方的小山坡上，幽幽無聲地出現了兩排騎兵，就如同兩道堅硬的黑色線條。深深地契在山梁之上，對著下方的水師官兵做出了衝擊的預備姿式。

水師官兵大嘩。

...

麻袋裏麵全部是人頭，或血汗滿麵。或缺鼻損耳，或腦門被劈開了一條大縫，幾百個人頭從麻袋裏滾了出來，堆積在高台之下，這種血腥恐怖的場麵，在太平已久的膠州水師裏很久沒有出現了，水師官兵們嚇的退了幾步，讓出了極大的一片空地，讓這些人頭裝扮著光天化日下地修羅場。

範閑在台上往前邁了一步。華衣飄飄，麵相俊美，於人頭堆上傲然站著，說道：“這便是昨夜試圖血洗膠州的叛兵，將士不要驚慌，叛兵已伏，本官不是喜歡報仇的人。”

水師將兵們警悚不敢語。

“但是...”範閑緩緩說道：“是誰暗中主持此事，本官一定要抓出來，膽敢與朝廷作對，陰謀附逆，就要有被滿門抄

斬地心理準備。”

“人，本官已經查清楚了。”他望著台下的人們說道：“一共十七個人，不，是十七條狗，十七條用朝廷的俸祿蓄養自己狼子野心的狗！”

十七個人，清洗的範圍並不大，包括台上地水師將領，台下的官兵們都鬆了一口氣，此時四百黑騎的陡然出現，上台下地那麼多人頭，已經成功地震懾住了水師官兵的精神，既然沒有人敢造反，就隻好等著看朝廷會怎麼處置，隻抓十七個，和大多數人沒有關係。

事不關己，高高掛起。

為了保護自己，甚至可以出賣平日裏害怕無比的上級。

...

所以隨著高台之上三號將領的念名之聲，台下的水師官兵們漸漸畏懼地移動著，恨不得離那被點到名的校官越遠越好，倏然間，操場上便多出了十七個小圓圈，小空地，空地上站著一位麵色如土的水師將校。

這都是昨天夜裏煽動大營鬧事，並且讓一部水師官兵在膠州城外與黑騎大戰一場的元凶們。

馬蹄嗒嗒，黑騎領馬緩緩走入萬人之中，騎士們麵色冷漠，不旁顧，不緊張，雖萬人在側，卻如入無人之境。

水師膽氣已喪，紛紛讓開道路，讓這些奉命前來捕人的黑騎進入。

三騎抓一人，雖然也有校官在絕望之境勇起反抗，怎奈何已是困獸，啪啪幾聲便被砍翻在地，隻是在死亡之前，徒增了一次痛苦罷了。

又是十七聲血腥而殘酷地響聲，十七個人頭回歸到了他們兄弟人頭的包圍之中，血水塗染著高台，一股腥臭吸引了無數的蒼蠅。

範閑身處其間，卻是麵色不變，眯眼看著漸漸移至頭頂的太陽，知道膠州的事情算是辦完了。

然後才開始宣旨。

範閑揮揮手，也不在乎朝廷的禮儀規矩，讓監察院手下去辦這件事情，而他卻是坐回了椅上，稍微休息一下。

...

“奉天承運，皇帝詔曰...”

範閑沒有去細聽皇帝說了些什麼，隻是看著上台台下跪倒在地，如螻蟻一般的水師官兵們，心有所思，最後他聽到了一聲震天價的喜悅呼聲，以及山呼萬歲的聲間。

水師官兵又加俸了？

膠州水師的消息傳到京都，已經是半個月之後的消息了。京都地處內陸，沒有海風滋潤，所以比膠州要顯得幹悶一些，氣候並不如何舒服，反而是有些身子骨弱的人開始不適起來。

洪竹這幾天火氣有些大...是火氣，不是生氣，他揉著鼻子，心想今天晚上如果還流鼻血，就得去求太醫正看看，那些太醫院裏的人水平真不怎麼樣，如果範小姐還在太醫院裏學習，那該有多好啊。

他小跑來到了宮殿之前，恭敬無比地推開門去，附在皇後娘娘的耳邊說了幾句什麼。

來東宮有些日子了，他也成功地獲取了皇後的信任，隻是太子瞧著這個小太監總是有些不舒服，一個小太監臉上長青春痘，火氣旺地直流鼻血，哪有點兒陰人的模樣。

聽著洪竹的話，皇後皺緊了眉頭，問道：“常提督被迫封是理所當然之事...可是，這麼大的驚天案子，怎麼不是三司會審，反而是監察院一個院在查？”

皇後看來並不清楚膠州水師的內幕，但她隱約猜到了，這件事情一定與長公主脫不開幹係，她冷漠地一笑，說道：“看那位殿下什麼時候找上門來吧。”

如果事情真如想像中那樣，範閑去了膠州水師，等若斷了李雲睿又一隻胳膊，這位長公主殿下一定會發瘋的。

隻是膠州的案子有些模糊不清，一個偏將敢勾結匪人謀刺提督？而且恰好是在範閑到膠州的當天夜城？膠州水師居然和東海上的海盜有勾結？難道常昆他以前就不知道？

所有的朝臣都在懷疑著，軍方也有些反彈的意思，因為不論常昆如何，這都是軍方一位重臣。

隻是沒有人敢說什麼，因為陛下雖然滿臉沉痛地對常昆的死亡表示了哀悼，後事處理十分隆重，對常府的賞賜也是不輕，但所有人都能看出來，陛下其實...心情很愉快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